



父爱如兰

□曹银员

“兰为王者香，芬馥清风里。”禀天地之纯精的兰花，风姿素雅，花容端庄，幽香清远，蕴含高洁、典雅、淡泊、贤德、美好、爱国和坚贞不渝的精神品质，深受国人之笃爱。

然而，你知否？父爱如兰！

春去夏来花正好，那些珍藏在我心中弥足珍贵的父亲慈爱故事，此时在兰花芳香中鲜活，在蜂鸣蝶舞间流淌。

我的父亲是位“面朝黄土背朝天”憨厚老实的农民。他身材中等、结实，皮肤黝黑，一张久经风霜的长方脸。“孤兰生幽园，众草共芜没。”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棵遮风挡雨的挺拔大树。时光里的他，一向表现为既认真威严，又慈爱温和，仿佛是兰花绽放的朵朵花姿，有的简约，有的张扬，悄然灿烂，表达着生命的美丽。

父爱总是和岁月联在一起的。想当年，我在乡村小学读书，见到的同学悄悄逃学去海滩玩耍，心里直犯痒痒。这天，我也背着书包不去学校而是跟着同学去海边捡贝壳，到浅海里“扑通扑通”地游泳。可不知是谁告的“密”，这事很快让父亲知道了。当天傍晚父亲叫我过去，坐在木凳子上的他一把抓住我的衣领，连拎带拖，倏地按倒在他的双腿上，顺手拿起一只鞋就朝我屁股猛揍：“谁叫你逃学！谁叫你逃学……”边打边吼。我一时动弹不得，顿时痛得大哭，幸亏被起来的母亲夺下鞋子，这才罢休。

翌日清晨，我没吃早饭嘟着嘴就去上学了。中午，同学们都回家去吃中饭了，而我还独自在教室里饿着肚子赌气。时过不久，没想到父亲戴着草帽卷着裤腿汗流浹背地奔来了，见面后他勉强咧嘴苦笑了一下，便伸手塞给我一

副大饼油条，嘶声地说了一句“这是为你好”，就转身走了。望着他向佝偻着背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就知道他刚从田头回来还没吃中饭呢。此刻，我有些不知所措，止不住的泪水直往肚里咽。不过，打那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可他一向做事认真、对子女严厉管教的风格却一点也没改变。

其实，向来威严的父亲在严肃、认真的外表里，藏一颗慈善温柔的心。记得我9岁那年（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患大叶肺炎，高烧烧了3天3夜。那时候当地乡村没有像样的诊所，得病了都靠村里的赤脚医生，这次我的烧就是退不下去。当晚风雨交加，父亲见我神态模糊，病情加重，再也熬不住了，火急火燎地冒雨跑到村部打电话，请求县医院来一辆救护车。不料对方却说，高亭前往南峰有段沿海公路已被大水冲毁，车来不了。父亲无奈之极，摆下电话，抬手重重抹了一把泪，背上我直奔4公里外的县医院。

外面狂风暴雨，道路泥泞。父亲先用旧油布把我裹好，用绳子一捆，将我背在身上，再穿上雨衣。妈妈也一起出发，一手用玻璃灯照路，一手握根棍子防野狗。他们就这样互相照应着疾步赶路，一路上顶顶风踏水洼，翻山越岭抄近道，累了放下我转抱在怀中，稍作休息后继续赶路。我在父亲的背上难受得有气无力，耳边不时传来父亲“要坚持，别睡着”的提醒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回想起来，那真是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赛跑啊！

一小时后，我们到了东海村馒头山下海塘路段，父亲顿时傻了眼。前方的路已被大水冲

毁，出现约十米的决口，水流湍急。起初，父亲将我递给母亲，自己奋不顾身淌水试行，但根本不行。怎么办？焦急之中，浑身湿透的父亲忽然想到在附近的山腰上驻守着一支部队，每夜夜间，总会有数名解放军战士风雨无阻地在海岸沿线巡逻。于是父亲和母亲一起声嘶力竭地呼救。夜寂人静，“救命啊，救命啊”的阵阵叫喊声穿透了风雨声。不一会儿，3名配枪的战士果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母亲开心得哭了起来。

了解情况后，三名解放军二话没说帮助我们。一位高个子战士紧紧抱起我，另两位左右扶持。他们在及膝深的急流中，站稳一步，前进一步，慢慢地淌过了决口。随后，一位战士又涉水返回，帮助我的父母拴好绳子防止摔倒，手拉着手也淌水过了决口。为了抢时间，战士们毅然选择了直接翻越山冈的快速行进路线。一路上，他们轮流抱着我，像接力赛似的，穿着被海水浸湿了的鞋裤，冒着大雨在高低不平的山道中气喘吁吁地奔跑，脸和手臂都被树枝藤蔓划破了许多口子。他们用最快的速度把我送到了县人民医院，经诊断，当班的周医生直言不讳地同父亲说：“如再晚来一步，可能这条命就没了。”

“幽兰出涧谷，感此芳气新。”有人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味道，日子久了，那种味道就代表他”。而今我洞然明白：父爱总是隐藏在言语、行为上，默默地散发出清而不浊的缕缕幽香。

他那深沉朴素的秉性，顶天立地的坚韧，宽实敞开的胸怀，辛劳骆驼的背影，对子女无私的真挚之情，这就是父爱固有的本质。

父亲的老算盘

□吴桂海

前几天，我又像往常一样回到老家陪父亲聊聊天、说说话，家长里短的，聊着聊着，父亲忽然对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可以传给你，想陪我几十年的老算盘留给你，作个纪念。”随后，他双手抓住椅子扶手撑起身走向里屋，把身子靠在书桌上，左手撑在衣柜上，然后侧身把右手伸向衣柜和靠墙之间的“小弄堂”里，把挂在衣柜一侧的算盘拿了出来。

这算盘，特别亲切，我不知有多少年没有看到了，它，一下子又把我拉回到了童年。那时候常常看到父亲坐在书桌前，左手按着账簿，右手劈里啪啦打着算盘，十分专注。而现在，父亲已是耄耋之年，而我也即将退休，真是时光匆匆，岁月不饶人啊。

当父亲把算盘放到书桌上时，我注意到算盘上没有什么灰尘，看来父亲常把它拿出来，擦拭或者偶尔还在使用。这面算盘跟随父亲70年左右，也如一个风华正茂的少年，历经岁月洗礼、时间打磨后垂垂老矣。框珠的油漆在旧时光里早已剥落得所剩无几，再加上磨损严重、包边铁皮生锈，整面算盘暗淡无光，但框架仍未松动，风骨依然。

我们俩就坐在一起，中间放着算盘，聊起了他与这面算盘的故事：当时，我们光荣大队

共有7个小队，枇杷吞分为2个小队，为了生活的需要，吞里十几个家长商量决定，请我何家大舅舅来教打算盘，学费是每人一斗米。我们当时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也没有什么文化，学起来非常困难，学了几天后，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大舅舅的耐心教导下，我经过早晚刻苦练习，千遍万遍，由生到熟，由熟到巧，直至进入佳境，学会了用算盘打加减乘除法，掌握了一门打算盘技艺。到现在我还记得八归、九归和大九归的口诀。

我就用这面算盘开始为小队做会计，俗称“记工分”，每年根据小队粮食收成与每户人家的工分计算出每户人家一年的分成，如这户人家人口多，但工分少，就要按人头来计算，确保分配合情合理。后来，我又做过几年大队出纳、食堂会计，原大塘地的水稻田和山地分田到户，都是用这面算盘计算出来的。几年后，洪家7小队需要记账员，我就像当年何家大舅舅教我一样去教他，直到他学会为止。有一次，他算账，账目老对不上，就差几角钱，叫我去核算，经过几次核对账做平了。至今，我们师徒二人关系仍然很好，兄弟相称。

当父亲说到曾经当过几年大队长和生产革命小组组长时，我感觉他的精神为之一振，

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这可能是他年轻时最美好的时光。从我记事起，父亲在村办窑厂工作，窑厂主要生产瓦片、砖头和地埤砖等，他一边和大家一起生产做劳力活，一边兼任厂里的业务员。经常要坐船到高亭、秀山、普陀山等地去推销产品，很是忙碌。每天天还未亮，我们兄弟还在睡觉时，父母亲便早早起床烧火做饭，到田间地头锄草施肥了，还要喂猪、喂鸡鸭什么的，十分艰辛。记得有一年，我家母猪生了一窝猪仔，忙忙碌碌几个月后，卖了一个好价钱，家里人都非常高兴。那年，我脱下军装回到地方参加工作，因专业不对口，就根据实际情况，去读夜校学习财务会计专业，一读就是5年半。学习期间，我子承父业也开始从事财务工作，那时算盘已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已经用上电子计算器，做账也采用会计应用软件，自动生成报表，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当我把那面老算盘整理放正，准备拍一张照片时，父亲马上用右手在算盘上熟练地拨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他说，这样拍起来生动多了。这算盘，陪同我父亲走过70年左右春夏秋冬，它身上保留着父亲的指纹、父亲的气息、家庭的冷暖，记录了他的人生、记录了我家的苦难与幸福，也见证了时代的变迁。

父亲的土地

□安然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国遭受了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粮食歉收。

为弥补家里粮食不足，父亲就在村后庙山的半山腰找到了一块比较平坦的，长着茂密蕨类植物及柴草的山坡地，进行开垦。

清晨，天刚蒙蒙亮，父亲就穿上自编的草鞋，肩负大锄头出门了，顺着崎岖的山间小道，踩着露水来到山上劳作。等太阳出来，便急急忙忙回家吃早饭，然后出去去生产队干活。晚上休工回家后，又背上大锄头，急匆匆地赶到山上去。父亲不停地挥动着大锄头，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背，天色随着铁锄的起落，渐渐暗下来，庙山连同父亲的身影也渐渐地被淹没在墨色的夜幕中。忙完晚餐的母亲，此时便提着一盏“破方灯”（用四块玻璃围成四方形的灯框，中间放一盏用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迈着急急的脚步，沿着村后的山坡路向着庙山，向着父亲走去。只要是没有月亮的夜晚，母亲就这样持着油灯上山，给父亲照明，小油灯摇曳着昏黄的光芒，映照着他们的身影。我则站在村后的小山坡上，望着对面的庙山。

新垦出来的泥土以黄色居多，也有少量是

黑色的，经过父亲半个月的日夜开垦，约有三分面积的黄色土地，在庙山的半山腰呈现出来了，远远望去一块长方形的土地在太阳下闪现着淡黄色的光亮。

父亲的两手布满了一个个厚茧和一道道伤痕，用过的大锄头木柄上有着斑斑血迹，春耕到来，这块新垦的土地，要进行第一次播种。

父亲把我们兄弟俩带到了地头，我们亲眼看着父亲将一株株番薯苗插入淡黄色的新泥中。我闻闻这新垦的泥土，散发着清爽的芳香；摸摸这新垦的泥土，带着微微的温度。当父亲插完最后一株番薯苗后，他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镶嵌在他脸上的条条皱纹都舒展开那样美丽。父亲高兴地用沾满泥巴的双手拉住我和弟弟的手，高高地举起，亮开嗓门满怀希望地说：“让我们一家人等待秋天的收获吧！”此时，他活像个得了冠军的运动员，简直是在欢呼。

这是一个农民对土地的期盼，对土地的热爱。父亲是千千万万农民中的其中一个，一个农民把他的命运深深地刻进了这块土地。土地就是农民，农民就是土地。土地厚重，农民

质朴。他们面对土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望着他们的日子，守望着他们的土地，垒起一座精神城堡。

春去秋来，辛勤的耕耘，迎来了收获的喜悦。父亲在这块土地上连续三年种植了品种为“红皮黄心”的番薯，连续三年获得了丰收，我们一家逐渐渡过了粮食困难关。

三年后，政府发出了“封山育林”的号召，凡在山上新开垦的土地一律都要回归山林。父亲带领着我们从生产队领取了松树苗和杉树苗，来到这三分新垦的土地上，认真地栽种着。栽好树苗后，父亲深情地对对我们说：“我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土地，以后我死了，你们就将我埋葬在这儿。让我天天能守望这块土地，守望这片山林……”

1968年春天，父亲患了病，是年冬天，父亲没有留下一句话，悄然离开了人世。我们遵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就把父亲埋葬在庙山这块土地边。

现在父亲坟墓前，当年栽种的一批松树已经生长得挺拔苍翠，茂盛的柴草掩盖了曾经垦荒的痕迹。

沈家门渔港的爱情记录

□陈佩君

我的父母，一辈子就在渔港两岸生活着，抒写着他们的爱情故事。美丽的沈家门渔港，那是一片爱情海，古老的朝朝暮暮，涟漪了岁月的星星点点，摇曳晃晃，拜江猪（海豚）跃出了海面，吱吱又吱吱，木橹桨摇啊摇，摇向对岸的太阳岛鲁家峙，小帆板上，那个年轻俊俏的姑娘和海水一起晃着晃着，就跌进了渔家小伙子的眼眸里，从此对岸的太阳岛鲁家峙又多了一对相亲相爱的年轻男女，又多了一对活泼可爱的儿女。

我的父母，一辈子就在渔港两岸生活着，抒写着他们的爱情故事。相爱的人儿为爱而创造，为家而筑巢，日出日落，风里雨里，父亲总是从渔港出海，披着一身的蓝天与大海，围网、流网、大拖风……海的味道，就是父亲的味道，海的声音，就是父亲的嗓门，银带，黄鱼，乌贼，马鲛……活蹦乱跳的鱼，载满了海蓝色幸福的期待，母亲总是在岸边的水产加工厂忙活，凌晨的雪花飘飘，宰拔皮鱼（马面鱼），六月的日头毒辣辣，晒乌贼鲞，八月的虾蟹正肥，掀虾扎蟹，浑身鱼腥味的母亲，勤劳的模样是最好的家教。

我的父母，一辈子就在渔港两岸生活着，抒写着他们的爱情故事。生儿育女，辛勤劳作，遵循着祖祖辈辈的脚印，与渔港不离不弃，小帆船摇啊摇，摇着摇着，木制小帆船变成了铁质轮渡船，汽笛声里，他们依然做着那个祖祖辈辈都做过的梦，梦见自己在两岸的水上，如武林高手，双脚踩在海水上自由地前行，千年的梦想千年的延续，岁月终于明媚了所有的等待，那一天，海底隧道通了，人们走过的那条隧道的头顶啊，就是那片渔港的海。

我的父母，一辈子就在渔港两岸生活着，抒写着他们的爱情故事。千年的渔港见证了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爱情，白发苍苍的老人见证了渔港两岸不断变迁的历史，潮光的海边夕阳中，泛着渔港前身前世的幻影，叠着今生今世的日新月异，古稀之年的父母说，但愿能活到一百岁，一直就这样看着渔港两岸，啊，一百年的渔港爱情，一百岁的爱情记录，沈家门渔港，天荒地老，足够美好。

